

太

函

集

太函集卷之二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五首

大藏經序

不佞故不佞佛守儒家言其書五車其所誦法壹稟
於六籍丁年始親內典若河伯之涉大方四望汪洋
莫窺彼岸旣而探西來意跂最上乘乃知教外別傳
不立言語文字本然具足非卽非非指耳目黜聰明
猥以無得爲得矣顧喪家窮子迄今猶復故吾一衲
不存珠將焉索要之利鈍異器頓漸殊塗如皆上根

無庸大藏則如來出世者何事度世者何因說法何
用四十九年集經何用五千四十八卷是訶佛也是
燔經也如學人何故太上無言無不言如來無法無
非法無以觀其妙則默存有以觀其竅則言顯一真
四諦將無同乎吾聞密藏開公通佛心具法眼逝將
闡揚三藏利濟衆生則以經皮 尚方儼若中秘刀
布不易購舟車不易通僻壤遐陬千歲不覲彼倂倂
乎不知嚮往夫非河沙衆邪乃今校舊梓以求精良
易方策以從簡便計期餘什數襍計費約三萬緡務
在流通庶無擁闕于時質之吾友陸尚書馮太史唯

然力贊之王長公能自得師相與印可二三君子爲之嚆矢言人人殊尚書則曰不藉緣因則不明正因不明正因則不得了因言悟入也太史則曰或以尊重爲佛事我以流通爲佛事言權宜也王長公則曰梓者法身也流傳者化身也昔梓圓也今梓圓而滿也言周徧也諸佛子法王子長者子有味乎三君子之言由是發菩提心施菩提力滿菩提願凡諸罪福惡足以溷高譚竊惟不佞凡夫自矜狂慧今茲之藥得大醫王顧奉父窮追曾無及于佛日我躬不閱遑恤未來鮮克舉之愛莫助之吾甚慙于開士維茲首

事願與諸佛子法王子長者子矢言者三一曰繇二
曰契三曰忘經成矣非窮年不能睹其全如櫝而藏
之奚益第齋心誦說如聞師子吼振給孤園是爲旃
檀林薌澤攬矣則深心也繇而不契口則是而心則
非要必得之口而印之心混融塵刹久之徧踊徧擊
觸處洞然是爲海潮音鏡智圓矣則妙明心也契而
不忘殆將守筌蹄而亡魚兔必也默成而信歸之坐
忘無實無權無顯無密是爲虛空藏諸有空矣則無
所住心也斯意也吾師師師說之詳矣不佞何說哉

丹鉛總錄序

昔左史倚相重楚公孫僑重鄭季子札重吳何所重
之重多聞也孔子信而好古大哉博乎顏孟具得其
宗要皆由博而約後之曲士不務畜德而務矜能聞
雖多猶耳食也且也由秦以前厯存煨燼由漢以後
糝以糠粃迨宋則苑積絲枲支離滋甚藉今日與耳
媾不可入于靈臺 明初溺于舊聞孳孳涉獵丘文
莊亦以多勝首事補遺頒之學宮世儒以爲口實概
諸作述大有徑庭其後蜀楊用脩楚何子元越豐存
禮比肩而起鼎立三分絜其短長厥有雄距楚嫺于
史越嫺于經博矣顧鈞深者察不及吊詭者藉無稽

方駕瓊山較擊相及抑末也用脩相門胄子首舉公車
太上右文資適逢世 召入文淵閣令發中秘書
徧讀之固當百倍下帷庶幾早服重積及抗直言
忤 上指編伍終身卽楚越以忠孝聞將避三舍丹
鉛總錄則其博古之緒餘幽討冥搜不遺餘力直將
探蝌蚪譯侏儒凡諸柱下所未藏象罔所未獲微言
奇字莫不表而出之總之無慮數千萬言分類二十
有六分卷二十有七則自金齒梓行矣子山北面金
齒無繇執鞭得其遺書授之剗劂旣卒業將決筴於
謝生數仞高門誰爲懸簿生言作者惟左右司馬具

在父母之邦弇州挾二酉覆五車於書無所不讀其
閔鄺足當金齒其才軼而過之太函持論與濟南同
非先秦兩漢不讀旣與夫夫異矣必有正言且公家
子雲無用旁求爲也不佞聞而避席里婦何足以理
丹鉛兩君子同歸而殊塗其言各有合也弇州之稱
物也博其博物也精說部衡石丹鉛足爲國色增重
濟南鱗然者也嚶嚶脩古自鳴彼已剿說游談曾未
得其一眚客自滇至因問金齒起居客曰楊用脩繡
口錦心孰如陳公甫光風霽月濟南目攝客遂拂衣
行此其左袒用脩登儒林而上之矣不佞斗筭器也

卽檐石莫能容方之狀月疑氷則闕于地篤于時者也幸而波流首善世際文明天運地宜兼得之矣竊以三垣列宿足以經天五岳四溟足以紀地浸假舉一廢百其如管窺蠡測何顧必鏡兩儀囊括有義和畢御神禹周行保章殫精章夾窮步夫然後懸者著者流者峙者高者朗者峻者深者重黎可爲役宇宙在吾心矣矧含譽之爲星也昆侖之爲山也沃焦之爲澤也是非有目者所習覩有趾者所習登有力者所習涉也將惡乎知哉善乎莊生之言曰足之于地也踐雖踐必恃其所不蹶而後善人之于知也少雖

少必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夫以不知爲知猶之乎以
無用爲用也聞道不能以百不佞主臣弇州則大方
家幸從而正之耳謝生又言文莊卽世其後百年而
北地興三戶迭爲名高瞠乎其後用脩人傑也胡然
衆雌無雄嗟乎若毋求多於用脩用脩蓋有足多者
矣禮耕學耨仁聚樂安穫而食食而肥優而柔之使
自化之此上農事也次則深耕易耨不失爲良農借
曰顰不必工容不必治安事丹鉛斯其鹵莽滅裂者
之爲則惰農也由良可以幾化與其惰也寧良用脩
良矣

大司馬王公督撫奏議序

上方制命匈奴莫不臣妾顧猶倚辦大司馬周視督
府不啻眈眈始春陵王公開府薊門旣進中丞移上
谷其後起薊門進督撫則巴蜀蹇公代薊門旣由督
府入本兵則邯鄲張公代督府兩公悉遵約束儼若
蕭曹僉謂元老壯猷其在封事者較著乃籍薊門十
二卷上谷四卷督府十卷梓之爲後事師發使函中
屬不佞序矣不佞昔貳邦政奉使師中業已注目卜
公旦暮且及三命今茲之役卽衰甚將安辭竊惟敷
奏以言明試以功自有虞氏始於時庶官無曠要在

詢事攷言如其言無當於事功聖人不貴言矣後世有爲之主惟求言爲孳孳凡諸骨鯁之臣率以言取重第爲直言易爲讜言難爲危言易爲法言難因言而省事功此其辨也有犯無隱之謂直匡治世而脩明主之謂危是在言責因事納忠之謂讜言必有中之謂法其惟老成人乎漢臣善論時事者首賈生善論兵事者首晁錯賈輕而燥晁刻而深律之引重持平去老成人千里矣夫老成人則卿材也投艱荷鉅不謂不難乃若封疆之臣制在閫外機乘一瞬計出萬全專命則無成待命則無及或撓中制或奪衆咻

借曰能言難爲言矣 成祖隆上都以扼北虜據要害分戍之東則薊門西則上谷三關四鎮具在肩臂肘腋間自昔虜伺郊關 宸居側目謀臣策士發言盈庭迄今恫喝譎張勤則掣肘公嘗以其私語不佞此中不患責成而患牽制不難於制馭而難於調停以此思難難可知矣夫燕主堅守代主柔來一捍神京一縻勁虜皆便計也主柔來將收五利而必無患主堅守將奮一逞而必有功魏絳修和李牧收保各以其地用職耳專征之任往往就近屢遷蓋其事習其地宜故其功倍公昔薊門之役則治兵使者以

爲階居三年旣習旣宜旣倍矣及其徙上谷也寧薄
薊門 當宁簡在通材以全取勝柔來得矣將無怠
而弛乎爲之張而相之必以公往務令左提右挈使
之兼所習兼所宜以收百倍之功由是拾級而登且
爲督府地爲圻父地直跬步耳公被 三命親矢石
保全湯時而羽書交馳不遑蓐食甚則投戈載筆投
筆擐戈日上數千百言有如造膝總之薊門之疏九
十上谷四十有四督府七十有二大都陳方略筴便
宜察堅瑕程殿最議徵發定章程疏入而 端拱都
俞百司響應此遵何術抑果無難乎哉竊嘗計之公

獨賢者四吾聞其語因得親見其人語曰言心聲也
心胃無垠而入無間致廣大難矣而盡精微爲尤難
故必有事君之小心而後有經世之大業翼翼昭事
擬之後言細者析秋毫遠者見萬里此公之能事生
於心者也又曰氣猶水也言浮物也其氣壯故其言
中倫較若借箸九重捷若轉九千仞言出而利溥夫
非氣之充乎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世之言事者
以質不以文譬則木輅而郊毋飾輪轅爲也公自結
髮通籍討三墳而獵百家敷歷四方通達國體猶然
屬厭載籍博極古今時而上言省括而釋疏而達曲

而暢深切而著明斌斌然質有其文此由博學來者也記有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功見言信壹以退讓居成功不矜不伐而莫與爭惟帝臣事是謂大器則其降材殊哉夫心爲中權氣爲營魄文學居右器識居先操四者而後知言衡石在是矣其斯爲老成人其斯爲謹爲法其斯爲社稷之衛其斯爲金石之言豈惟所部賴之于經世乎何有昔不佞視師諸疏公嘗梓之行部中本之心則芴測之氣則餒重以不學無術小器易盈以筵視楹小大殊矣自不佞家食邊事不敢與知比聞近多紛更其利

不百幸公復入中明舊章老氏能弊不新成後其身而身先矣兩公之守畫一其率用此與

吹劒集序

當世宗嚮文學諸郎則鵷鳩氏先鳴往不佞旅睢鳩幸得同舍郎盧希稷猥以管闕古昔非先秦西漢以上不稱希稷博學多聞自有書契以來手批幾盡不佞以其私自語吾其猶錨之音乎彼其雖然而中六律戛然而振九臯毋輕一呖以暴吾短凡諸論著第出而私討論離合短長相視莫逆時南北交警喜事者競譚兵盛氣敢言幸得一當戎首聞者以爲銳

目擬而力贊之及其成功羣起而議其後不佞陰誓
希稷吾儕固非借箸材第絕口勿談毋自及也會遣
右司馬平淮寇部尚書疏不佞從征希稷一笑絕纓
公計得矣吾曹職在軍旅而公諱言之今且行其誰
曰無及及不佞受事閩海親枹鼓者五年味希稷嚮
者言乃知所習非所用久之習而底績失得參焉希
稷量移江西遞護軍治疆事其料敵制勝卽宿將無
能贊一籌所至成功百不失一屬分宜在事僅遷秩
入滇滇師故無良諸夷紛紛竊發滇部方急希稷悉
舉境內委之滇事平僅長黔臬會間入希稷行不佞

業已避閩歷鄖楚而貳邦政 今上卽位奉 簡命
行邊甫閱三時斑白過半先後人言三至輒請告歸
反思不佞嚮者言不幸中矣鵠鳩氏二三君子魁然
擅場其用職也輕則其用志也壹其用志也壹則其
用力也全丈人之承蜩其志壹也鷙獸之搏鼠其力
全也吾兩人者戮力戎事無慮二十年藉令以佔畢
易折衝寧詎無獲乃今奉干戈則勞而蒙詬奉鉛槧
則曠而失時胥後矣爰自家食奄忽一終不佞直以
毀瘠居廬畢廢舊物借曰自強者勝天寔限之希稷
稅駕海濱其神愈王手籍故業凡五十卷有奇屬叔

子與計偕紹介而致不佞受而卒業蓋甚慙于成言
昔在舍中相與持論希稷尚才不佞尚法合之則以
才用法抑或用法用才善之善者也始希稷以文講
武旣則以武修文若在師中足當長子不蘄法而法
不蘄才而才語才則爲韓淮陰語法則爲霍去病能
事具矣如不佞者直將司一局受一成非楚子玉則
趙成安蓋其曲也雅聞大武駟伐夾振乃行驅殿啓
肱左提右挈武之善物文亦宜然不佞狎游東南猶
幸與二三作者接壘相望卽不能執耳壇坫庶幾密
邇齊盟偷而自渝伊誰之咎希稷索居久矣寧詎能

近取善而相摩大也特立獨行跼然空谷老而益壯其益無方尚父鷹揚寧有出此顧猶取譬于劒首又孰爲吹角者哉

寥寥集序

大方家有言當世之詩盛矣顧上不在臺閣下不在山林不佞旣然且疑嘗測其淡上焉者務經世安事雕蟲較若懸衡輕重辨矣藉令身隱而下居業不遷極遠窮高幸有餘力是宜爲國工而歸咎祿何居夫詩首國風亦猶之乎天風也風之起也爲泠風其積之厚也爲培風搏扶搖等角而上爲剛風三者皆雄

風也不恒爲厲不重積爲飄不戢爲融風之愆也是
謂雌風衆雌無雄身與名胥下矣又其下則風波之
民也寧詎託山林爲名高俞山人籍吳江徙陽羨故
名策字公臨庚名安期字羨長疇昔見客挾策陳詩
不佞以爲嫺則猶折節請益于時教以楚漢鵠以杜
陵諗以潛心脩以特操山人諾諾如嚮歸而請事吾
言其曹耳食山人屬厭故業奄忽口爽嘖有後言鼎
實必薦新無寧陳餘閣以當辯味杜陵旨矣乃今人
人誦法之數薦不鮮其何以悅厭常者之口山人則
以澤畔河梁而下至今誦之不衰知常曰明何可厭

也卽詩三百居六籍先用之邦國鄉人千古無射如
將以厭常廢業又奚取于知新今之尸祝杜陵徒得
其容觀耳直以雄渾若海岱壯嚴若未央桓桓若三
驅騰騰若千籍沉著若鍼砭精練若刀圭是則夫人
亟稱之矣乃若大言泱泱小言淅淅微言中窾放言
中權玄言無名而名卮言無味而味蓋心力有所不
用神解有所不煩來莫測其所由來止莫窮其所自
止夫非黜聰反聽惡乎知之不佞概聞其言茫然若
振空谷山人旣輯詩紀由陶唐以迄盛唐寓目百家
周歷唐室衍爲各體亦猶吹萬而咸悅之僅屬和者

若而人彊立自若先是涉丹陽藏都市入楚蜀赴豫
章悉發篋中區別爲集歷十年所復入新都不得授
館魁父之丘就而卒業獵纓而起是足爲寓內雄乘
羽先登則專一之效也有專攻故客王謝旅秦淮其
辭鉅麗有專致故攝舩舸周斥堠其力閎深有專主
故鄂渚豫章新都之致意爲惓惓有專成故古風近
體排律長歌之就業爲兼長爲獨至要之積斯厚厚
斯培渢渢乎其音也蓬蓬乎其行也蓼蓼乎其與天
籟鳴也語師古則無成心語師心則有成法其斯爲
楚之遺漢之逸杜陵之王父尸乎于是載其籍曰蓼

參登山林而上之矣如有所否吾其質之大方之家

金輿山房藁序

濟南大學士殷公故與鄉大夫李于鱗許殿卿並起
余首得滄溟集則于鱗先鳴殿卿善稱詩海右集具
矣及殷公卽世金輿山房稿始傳蓋公門人大宗伯
于公所編中執法邵公所授梓者也公起家三禮則
與大學士張公大司成胡公太宰陸公同出中丞吳
先生之門時同門者十人不佞亦其一也三太史鼎
立東觀中道隕大司成隆慶改元濟南江陵並相卽
江陵高視一世退就鴈行公自逢掖以至袞衣日以

譚習論思爲事是惟無詠詠則必諧是惟無言言則
必法固宜懸書寓內不啻五車乃今卒業而僂數之
僅得詩二卷文十二卷詰其故夫豈掛一漏五乎哉
任子盤能讀父書及門之士不容僂何漏也公旣以
資逢世高跼著作之庭始而羽翼 邸中卒之羽儀
天下經國大業率代天工先學後臣其所黼黻者在
此不在彼矣于鱗陸沉中外無預天祿石渠騰驥自
如滅沒超忽此天下馬也公則服箱萬乘不失馳驅
聲中鑾和步中繩引其斯天子之路馬也與哉齊州
之外三神山在焉是爲仙靈所都去人羣遠矣五岳

時百神而覲萬國咸在域中有趾者皆可躋有目者
皆可仰周巡歷祀得視三公公是也且先民之侘不
朽參以立言仲尼之道不行斯文未喪孳孳刪述志
在春秋自惟託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春秋爲王者
事固非空言得時而行則爲賡歌爲矢音爲臯陶謨
爲伊訓爲說命爲周名誥爲箕疇脩者不越數十百
言儉者殆不能以半辭是用輯聲是用希三代之英
皆是物也齊魯嫻于文學天性則然公結衽三良左
提右挈出而潤色帝業炳然三代同風清廟遺音
洋洋盈耳今所就業足矣求多何爲吳季子稼澄儼

然見客是爲中丞先生丈夫子習知公謂公不俟功
成不靳名遂奉身而退去金馬而就金輿由此成一
家言綽有餘力公何不用也殆將以無用爲用邪竊
聞公及季年杜德機滌玄覽苞混沌襲鴻濛浸假務
多言爲名高弗屑已直將以言爲癢以名爲賓胡然
而季咸胡然而狂屈胡然而儵忽胡然而雲將脫欲
掇其緒餘不可致詰且也聞江陵執政部使者推轂
濟南從中街之殿部使者及其墨經歸葬郊逆者至
自齊問少保何爲避席而對公方屏文事抵驛書第
與二三子俱有味乎先聖之糟粕由由然樂矣江陵

正襟而長太息少保樂乎哉第不遑憂人之憂一何
愬也齊使歸報公聞而嘆曰夫人不自憂其憂余亦
安能憂人之憂也所部爲公請謚命曰文通憾其內
郤猶故耳江陵子舍鼎盛析珪連璽悉出其門顧疇
昔之奏對無聞其遺草安在卽剋核太至誰其召之
公獨外其身而身存則默存也亡如存者也要之言
足術也故足多也作者多乎哉

東岡劉氏族譜序

炎劉本伊耆氏則史臣誦之孝景嗣興長沙定王發
其支子也定王之裔籍古筠之高安天寶中別子景

轉徙安成世稱東岡劉氏由景而上世次無徵故譜者不必禘神堯祖高帝宗定王蓋其慎也由景而下歷五世而三分之孟氏賄遷神背市心齋樓及封大夫則自此而徙潛江司空尚書郎某若子督學使者垓其裔也仲氏贍遷下泚季氏賦遷山莊其後自山莊遷藤橋太守教若子副使夢雷其裔也三氏若楚公族屈昭景皆著封合而一之則東岡猶豐沛耳譜作於宋乾道續於淳熙永樂中仲允及東臯述脩之迄今二百年矣先是司空胥命太守譜之不葺久矣先世謂何吾兩人力任之太守唯唯旣而督學胥命

副使先大夫有志未逮繼志謂何吾兩人力任之副使唯唯居有頃藤橋譜告成督學聞而自慙核之罪也卽無能爲役不可當吾世而失宗盟旣譜東岡抵監司袁使君徵不佞序不佞方敦譜事喁喁以同聲應之古者男子生間史以名上州府大婚日月必告職在司徒周官旣亡有司僅存民數吾宗之譜昉於晉此其所由始與六代遞以門第相高率類族而登天府譜之著者宜莫如廬陵鄱山是皆不待盛而後傳則其人以也在禮聚之以姓而弗別有大宗有小宗有上治有下治有旁治譜率用此亦猶存古之道

乎不佞將從督學受成奉而卒業其一原族吾則以
典刑多之泯帝胄而祖始遷非直傳信魯之禘稷李
氏之旅泰山非制也信而有制禮道則然可與言禮
矣其次世系吾則以取材多之自別祖以至三家則
同鼎足而分則詳所自出蓋尊祖則自義率祖親親
則自仁率親親親尊尊可與言仁義矣其次大傳吾
則以仁明多之蓋有而不知則不明知而不傳則不
仁尚安事譜自孟氏以來顯者相承爲餘干大夫爲
太常卿爲常德守爲京兆治中爲秘書監正字爲青
州教授爲蜀府紀善爲鄭州別駕次之爲提舉爲令

爲尉爲賢良及司空以道自任務在心得私淑王文成而友鄒文莊列祀賢宗取取具在無念爾祖其謂是與尊祖敬宗可與言世德矣其次外傳婦順于是乎明章關雎之屬也次志恩綸以作忠志瑩肝志祀典以廣孝內而手澤外而名言蓋有家之經也則志文翰以示勿忘要以表五宗比三族操八義成一家言譜可已譜可已吾宗之譜則祖文王而宗周公何所徵之徵諸晉唐之譜夫周公子也猶師文王其爲百世師祖述者寧詎能自絕督學亟稱孟子人皆可以爲堯卽蕩蕩無能名壹本之乎孝弟允恭克讓

九族睦親近取諸徐行是堯而已矣譜不必童而法
童法不必童而心童茲督學之心也亦不佞之心也
不佞三仕楚習楚之良卽閭右世家文獻僅僅蓋楚
爭地也故多戰陳播遷詰其所從來五世之澤未可
僕數劉氏之譜二十有五不亦縣縣乎哉不馴之辭
裒然首簡將以張楚庶幾與公族班乎

詹氏古梅圖書記小序

古新都故守臨川推轂御史公愈于洛下及公行部
獨折節下新都新都俛仰舊游閱十年如一瞬將爲
之述舊德廣孝思則大司成太常太史諸公燦然滿

卷內得丁生工繪事劉生工書乃命戮力而臨供
奉摹奉常庶幾得其近似草廬以下悉爲之補亡二
三子或以脰鳴以股鳴以唇齒頰舌鳴使之各單其
技猶之春先大庾羣有甲拆從之吹萬不同天籟一
也不佞沾沾而喜君侯殆將以喬木爲甘棠風之標
梅得所遇矣

佛母圖小序

屠母得長卿而子之食而能教愛而能勞居然魯文
伯母也長卿卽主客筵長卿辭母曰天傳孺子以不
辜辭何益吾聞善養賢於祿養吾其從孺子歸舉國

聞之曰子產其衆人之母耶之母也介母也尹母也
母賢乎哉長卿家食食貧食客無慮數十指棚以內
母命婦尸饗里婦有連而餓率強屬就母與之食同
釜居同楹諸里婦各携兒女與俱終日號嗷母聞羣
囂如鼓吹咕咕而喜可知脫廣坐少疏意不自得卽
長卿入侍悵悵不驩孺子其有疏乎何相依者日損
也潘景升客長卿所歸述母詳母九齡而康歲杪則
初度也竊惟太姒太妣以母而聖女史不稱其年王
母以長年特聞仙史不稱其子長卿方探玄珠厲赤
水吾不知其誰之子耶西極有至人曰能仁其母曰

摩耶氏其詩曰無量其發心菩提其願力務度衆生
衆生盡則願力盡願力盡則心盡矣之毋也忘人我
通有無其心佛心也然則長卿佛子毋其佛毋乎哉
屬丁南羽作佛母圖爲慈氏供南羽善事佛其圖則
倣李伯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圖是已

題高禪圖小序

大司馬王公起家楚趙弱冠而入郎署未及壯而專
城疆而爲天子監旣艾而陟樞相凡諸功烈勲名
吉祥善事莫不夙成第震索愆期日幾幾其有待也
吾宗比部立伯未掃公門嚮往亦旣有年將效多男

之祝乃屬良史丁南羽氏作高禩圖蓋將託繪事以
卜休徵其用意肫肫矣客謂高禩王者之祀也宜無
當於列卿竊惟有天下者祀百神非直爲一人地也
直將介福寓內與率土共之其視臣隣猶之乎一體
况大司馬爲社稷之衛倚毗居多有娥之祀郊禩應
而生契其斯爲高辛氏之才子也南羽槃礴而爲之
象肅肅雍雍如履大庭昔杜陵有詩卿月升仙掌王
春下玉墀儼然在目王春卿月夫非玄鳥之候乎古
人詠歎之不足則謳歌謳歌之不足則繪畫乃今丁
生爲圖像不佞爲聲詩庶幾虎嘯而風生鶴鳴而雨

應矣多男子則多累公其毋辭

白雉賦引

在昔兩都五篇亂以白雉甚則越裳入貢雅頌無徵
王者播而不稱作者稱而不侈要之瑞應焉可誣哉
丁元父令海陽白雉庭雉于時程生爲賦耿耿數十
百言當世以賦特聞弇山尚矣卽生澤處而神王是
當華蟲一旦綴之袞衣吾猶懼其學製乃今覃思揚
厲曲盡修姱譬之丹穴鷖音冥合律呂豈其降材殊
也今之從政不厖則苛藉令步啄自如不淖則淬元
父皚然純白涅而不緇由是膏九鼎而羞九儼靡不

望其腹矣生寓宇下習見其真匪曰從禽貴在得象
載筆操牘鶴鶴如在目中得之目而概之心得之心
而應之手疾徐甘苦可代斲輪此其能事也且也鷄
則斥闕鵬則冥視寓目固然生結髮屬辭賦自今始
七年以往未之前聞卽有之直城上烏耳蚩蚩有衆
又孰知其雌雄

萬玉山房卷引

余三仕楚三至江陵美哉江漢隩區楚材之藪也旣
貳邦政張太常爲尚書郎余目偉其人以靈而傑不
虛矣及奉使歸省卜築東郊修竹爲林周廬萬个巡

行四顧美者苞之惡者艾之時而據梧軒乎若虞廷
之揖讓端冕而聽洋洋乎若洞庭之鈞天立則玉立
鳴則玉鳴在江湖則魏闕太常耽之甚命曰萬玉山
房王程戒嚴歸拜主爵 上方以直道興吏治率倚
辦天官郎太常矢心將順之陟明若苞黜幽若艾虛
心勁節十畝之助居多內而百官外而四海莫不任
職楚丁元父守海陽令故嚴事太常海陽丁生雲鵬
稱良史受命元父倣趙文敏爲山房圖元父謂余太
常夙以風雅鳴當世當世善鳴者一倡而羣和之夫
子得太常于郎潛則和氏璞也業已加束帛旅尚方

結言而佩之請爲嚆矢夫白珩寶矣不考不鳴藉令
氣如白虹聲中宮羽叩之清越未離乎比竹之間乃
若吹萬不同羣籟並作譬則天風環珮是曰天球以
此審音殆將盈耳異日者爲嶰谷爲渭川皆是物也
惟太常能自適其適惟善鳴者能適太常之適惟丁
生能以槃礴適元父惟元父能以干喁適太常余則
畸人焉知君子顧余江南產也庶幾乎竹箭之遺強
之使鳴則劒首一映而已

廣陵懷古詩序

六代更都金陵則廣陵重矣及隋南幸極汰窮奢卽

一旦土崩猶豔千古 二祖兩都並建漕江南以奉
大農自江入淮此其喉舌益筴當歲入之什二上賈
所都彼挾其羸殆將與隋闢靡卽遇孔融何遜揚揚
自如余嘗目攝之褊心未化往往望城不入寧輕河
汾以干隋孟竒三與計偕于斯一息獨行偶偶懷古
稱詩大業荒亡陳迹猶可僂指姑蘇麋鹿殷鑒在焉
他若通溝煮海築壘陟岡借曰霸圖猶瞬火耳其所
西面獨廣川一人上下數千百年直將旦暮遇之矣
其詩諸體具備袞鉞並陳孟竒故受春秋於姜秩宗
由董新都而首舉昔中壘登廣川於伊呂新都推轂

亦如之以彼其才非直博學弘辭足多也茲出金陵
謁王元美復過不佞於新都篋中出新詩則十有七
章成帙矣余方偃蹇東閣屬和未遑牛斗之墟則大
司寇在因頽首簡屬孟奇質之

詩數序

夫詩心聲也無古今一也顧禮由代異材以人殊世
有推遷道有升降說者以意逆志乃爲得之耳視則
凡目巧則詭抑或取諸口給而無所概于心其無當
均也元美雅多元瑞來者此其先鳴余旣傾其橐於
婁江則信嫻于詩矣乘舟接席相與揚摧古今覈本

支程歿最旦暮千古以神遇之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斯人之謂也聞者或睨元瑞若殆于盟主邪吾兩人
置弗聞也者而心附之姑俟論定奄及五載胥曾嚴
陵元瑞出詩藪三編凡若干卷蓋將軼談藝衍庖言
廓虛心操獨見凡諸耄倪妍醜無不鏡諸靈臺其世
則自商周漢魏六代三唐以迄于今其體則自四詩
五言七言雜言樂府歌行以迄律絕其人則自李陵
枚叔曹劉李杜以迄元美獻吉于鱗發其櫝藏瑕瑜
不掩卽晚唐弱宋胡元之籍吾不欲觀雖在糠粃不
遺餘粒其持衡如漢三尺其握筭如周九章其中肯

蔡如庖丁解牛其求之色相之外如九方臯相馬未也嚴羽卿高廷禮篤于時者也其所品選亟稱其大有功先是誦法于鱗未嘗釋手推尊元美兼總條貫三百篇十九首而下一人乃今抗論醇疵時有出入要以同乎已者正之也卽羽卿廷禮不耐不同以異乎已者正之也卽元美于鱗不耐不異無偏聽無成心公而生明則自盡心始盡心之極幾于無心彼徒求之耳目心思僅得一隅耳吾將以是質元美無論聞者然疑之

御史大夫蹇公督撫奏畧序

在周二雅亟簡天子之力臣周之中興由此其選六月之後褒然以匡定著功故其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采芑則丈人爲政順動而剛中故其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昔在穆公平淮夷以繩祖武故其詩曰王命召虎召公是似夫秦虜受祉釐圭瓚錫土田則上以其公取重矣共武服憲萬邦則下以其才取重矣伐獫狁威蠻荆則南北以其勲伐交重矣參相成而鼎立郊鄆之神器賴之開國承家固其所也周公聖者也東征之賦厥有鳴鵠上之而少主疑下之而流言起苟非金縢發策天定勝人則震主身危滅

親名惡德音瑕矣要之時而螭伸時而豹變道有升
降各以時行 聖祖龍興元勲雲起 英廟而下諸
大臣著社稷功無若干肅愍王文成近則楊少師胡
少保皆國柱石直將登二雅而殿三良諸夏恃肅愍
爲安危而不諒於復辟文成莫宗國如磐石而上下
不交少保忠足以結 主上之知議其後者不絕口
乃若上下交孚始終無隕者惟楊襄毅一人一何難
也庚戌虜入郊保薊門始設督臣丁卯復入盧龍始
繕邊守 太上方睠東顧主中權言兵則兵言餉則
餉庶司環應如響悉從專征以故襄毅襄敏代興彊

事大治會 今上遣不佞大閱業已定約法而申責
成久之則三輔承平相乘玩愒代于城以債帥化按
石爲糜軍由是而分數移章程亂矣夫千總則千夫
長也百總則百夫長也師出以律律必備官近則一
臺而戍者五人千總一百總一登陴者三人耳夫是
三者寧詎千人之人乎寧詎百人之人乎不律之師
凌夷滋甚弟以金城千里咫尺市朝炙手借資則羣
不逞用事彼其輕用口耳惡知烏之雌雄彼將曰十
萬之師寧以一夫爲輕重咈則樹怨從則害成大司
馬王公居薊門嘗以裏言告不佞任事莫難于督府

諸督府莫難于薊門夫非塞外之難非閩外之難國門之外難矣何以故近故也近則多懼獨立爲難幸而得開府蹇公同心共濟旣大司馬入掌邦政蹇公代之累進御史大夫入掌禁旅兩公交善不佞備在通家先是大司馬入朝記室輯督撫奏疏而授之梓蹇公爲之紹介屬不佞序之蹇公聞召未行將納直屨而西也記室輯督撫奏疏將授梓公曰毋用繁文爲也第畧之不佞故習開府李公未卽至曾有倭警公以墨經留不佞受命于諸監司幸得卒業且故事在序惡乎辭是畧也總之出開府者什三出督府者

什七大者如議部伍議便宜議繕修議蠲賑議將吏
議戎兵議令申議殿最議納質議防虞議海防議倭
患先後封事無慮三十牘敷奏無慮六萬言籌之帷
幄之中儼若面陳于 斧扆之下恢恢乎若庖丁之
中綮鑿鑿乎若后羿之控弦精白一心凜于直道師
直爲壯軍志志之直道而行其猷壯矣經緯互成文
武具矣有懷萬邦再錫之命天寵優矣保釐東土爲
天下樞羣方憲矣及觀請謝三疏爲之長太息者三
嗟乎周公居東孽由內作殷命始格寧無貳心乃今
上好直言直言日進非有管蔡興戎之口頑民衡命

之圖也分陝居左安望周公卽中命程能寧詎及高
墉之隼覆其始發則部伍一䟽爲之招攬食游民一
旦失據有喙三尺禽聚京師鷹鷂高跼上林羣噪盈
耳直以鵠雛爲無禮願得而甘心始而不聰旣則不
明終則不察成心守勝徒釋憾于宵人此不佞所爲
歎也且也夔不典禮言有殊能祝不代庖言有殊分
佳兵猶之乎凶器也不習不談其難知若鬼神其不
測若風雨其疾徐若處女若脫兔其變化若東海之
市常山之蛇卽宿將之在行間勃然猶有懼色藉令
舍俎豆而議軍旅侍禁闥而筴邊隅善則穰苴否則

趙括然必躬擐甲面交綏庶幾乎情形無爽借曰尚口相去不啻徑庭楚旣失之齊未爲得是猶欲鼓其奮飛而鍛之羽耳是以再歎王公平康自任其言春和蹇公明作有功其言切直和則易入直則易撓均之不二心之臣言各有當卒及多口淹速有差羣小造言蹇公卽主西夏之事王公亦有煩言唯茲當守之明保令終如其始我戰則克魯國有儒一人多懼好謀墮三都而震夾谷浸假天授固嘗寤寐周公卒之道大不容不容而後見君子周公仲尼尚矣卽吾黨何病焉是以三歎頃朝鮮告急竊謂公不宜去

薊遼 太上方因心以遂大臣於公得矣顧茲東西
交警不佞竊有杞人之憂先儒獨以大人歸郭汾陽
徇國如此其專也今之汾陽非巴蜀不可是略也豈
徒託諸空言是爲序

太函集

卷之二十五

主

太函集卷之二十五

太函集卷之二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四首

本宗十六族譜序

道昆幼侍先公輯吾家譜亦既卒業亟屏之先公有言吾宗之譜舊矣昉于晉著于唐二表足徵載之天府宋元之季近屬有譜存焉迄我明興諸譜互出或聚族或專成或戚或疏或源或委質之若操右券其有不合也者幾希及家秉出于鉅宗要亦睦族者之所爲務第周咨或由借聽鼠璞浸致傳訛玉以石

糴堅則攻玉刪述非吾能事請竢方來及道昆補尚書郎得予告家忠愍並在郎署送之都門執手而語道昆歸譜矣道昆亟謝不敏申以先公之言其後入朝鄂太宰宗伊鄆太宗伯鏜咸在輦宗人有澤宮之役挾譜尋盟相與竝觀越國以往皆合越譜載王子達以征討襲越國公僅及三世秦譜譜其世次世守隴西爰及熙寧始改襲摠管其以勲伐封王者二尚公主者若而人胙之土田視五等等高皇帝法世及不以流官食采如初改襲都指揮使其秩二品班曲阜同世祿千年文武之極也二老則以周魯吳越

之澤洋溢朔南合而譜之是在司馬道昆方貳邦政
力謝不遑旣得請歸寧近屬諸父兄長老申命如忠
愍如太宰如太宗伯頃之毀瘠當事奄忽十年疾少
平宗老程督日至吾宗所不足者非文孫也今之載
筆不可自我而失子大夫道昆避席而言余小子惡
敢方命圯族第年力衰憊寧詎能徵信于四方魯祭
先類後郊近也魯賓長滕後薛親也周禮在魯譜亦
宜然即繫之以姓而弗殊其自親近始別祖自唐模
更始其唐之季乎當宋之興故老稱六大族愈蕃愈
析遷次有若繁星其在齊盟凡十六族丘墓相繫昭

穆相承譜牒相通慶弔相及親矣近矣其餘非不親也非不近也或衰微或淆亂或擁格或散殊舊譜或繫而不名或名而不竟率仍其舊罔出入以干宗盟第非文獻不徵非同聲不應非同出顯祖不入非同出別祖不援惟辨族爲兢兢無敢爲佞諸所稱載去秦甚而歸雅馴義倣龍門道昆竊取之矣故侯而下分支布系精覈無遺浸假合併爲公此其綿蕞也至日閉關首事計更歲告成仲尼志在春秋殆亦託之魯史余小子無所逃罪疇敢求知竊聞矍相延射者二三矢廛有存者何以故重始故也道昆從諸父兄

後備在司盟自今與舉宗世世矢之則三不朽魯大
夫故稱不朽貴在立德立功立言保姓受氏以守宗
祊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天夫言立宜莫如文王周
公下之則王祖輔世庇民功德茂矣後之詔爵詔祿
逋以言揚即未敢師文王禘周公庶幾乎神明之胄
也自吳太守許悌舉郡中四胄則首吾宗唐舉寓內
十姓以國柱稱吾宗以河西顯茲十六族其百一耳
虞帝舉十六族並在高陽高辛其功德不可勝言皆
聖裔也有爲者亦若是庸何讓焉在禮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極之禮樂明備宗廟社稷賴之此周道

也吾宗國秉之勿失余小子何言

十六族譜小序

吾宗系出于姬至潁川侯始受氏蓋分封于魯肇跡于周語功德而至文王周公斯其至矣譜者或泝黃帝則澤熄或沿潁川則源湮祖文王而宗周公禮也故略周本紀而舉文王之概始后稷而迄周公作周本紀略第一略魯世家而舉周公之概始魯公而迄成公作魯世家略第二潁川爲受氏之祖歷三十世迄龍驤將軍令始新而啓新都爲江南始祖歷十世迄齊司馬公叔舉始遷登源是爲登源遷祖迄四世

王祖越國公興是爲吾宗顯祖歷七世處士質公避地新建歷三世處士思立公復遷歛之唐模是爲歛之別祖也越國公生爲義主歿爲明神唐宋元明世爵世祀足具世家視異姓諸侯王侈矣作越國世家第三受氏始于潁川是爲第一世歷周秦兩漢文獻足徵乃今具載世家故不表龍驤而下著代猶沿潁川歷十四世爲長史公則王祖父也作龍驤以下世表第四自王祖歷十世別祖思立公始遷唐模歷五世而始分作本支世表第五德昌德遲二公以還分爲十六族曰唐模曰稠墅曰大里曰潛口曰西山

曰信行曰叢睦曰古城關曰松明山曰西沙溪曰洪源曰巖鎮曰章祁而唐模潛口皆二支章祁本之鳳凰其後鳳凰有他族矣直由章祁而遡其所自出故鳳凰不名亦二支也表凡五世一圖復以第五世標其上準前法自六世至十世爲一圖以後倣此作分支世表第六沿世各爲小傳著字爵生歿婚嫁丘墓之概不及譽言是爲小傳第七其有德善功烈勲勞文章質行較著者則各立傳表而出之作列傳第八丘墓自周至漢可攷者若而封自漢末至唐世守者什七八別祖思立公而下則有世墓戶庶幾世世守

之迄于分支則各爲守附之小傳作丘墓志第九吾
宗始見于經蓋干戈社稷之烈也王祖崛起歷代封
誥圭印具存 明興廟禁有榜 會典有祠後世雲
仍遞受 誥命敕諭則 國家之典籍也內之表疏
論著外之贊述傳志擇其雅馴者錄之則宗祏之典
籍也非核實者不預溢美不預蕪不預將以傳信而
示之法也作典籍志第十

尚友堂文集序

自封建罷而爲郡縣則漢以吏治興諸郡國質成率
品經術置高第故潁川以尚書顯即勃海猶在鴈行

我國家以經術辨官材以程書課吏治今上耽
耽守令舉卓異以風有司即良二千石居多而長水
守臣勉褻然首舉即龔使君也于時郡守相皆緣文
學飾吏治皆由尚書起家蓋余婚氏方思善爲丞任
直道重許可顧獨惓然意下亟稱使君良謂其古之
人與則與時宜而不倍謂其今之人與則滄之古而
不波蓋天下士也及思善遷武林守使君贈以德禮
之言即未見其人幸聞其語矣思善無祿即世不佞
取道長水而之吳門使君爲東道主而客之恨相見
晚也由是而知使君天下士益信思善之不阿其後

使君進秩中大夫守如故越再考叅知浙江由郎署而歷專城故多著作爲詩若干卷屬吾友王元美序之爲文若干卷亦繫曰尚友堂屬不佞序元美以作者伯千古其說詩也直將隸視匡衡擬使君韋白之倫其言信不佞耳視宜無與于黼黻之觀擬而後言難爲倫矣昔潁川以治郡最既侯之且相之得君矣不待升中鳳鳥來下得天矣夷考其治狀率以偵察爲神明概諸躬行不皆長者居然治平第一豈其務爲名高哉雖受夏侯氏書其言不少概見要以疏通知遠後世無徵卒之令名不終視治郡損矣使君之

爲政也順事恕施無庸私智民之化之也順成和勳
無庸深文日計則有省有成歲計則綽綽乎有餘裕
故其發也順理成章之謂文疏通知遠而不誣皆由
此塗出也粵君子嫻於文學能而示之不能其言曰
自弘正嘉隆言文者爭治左國史漢余少聞之喜乃
今知其不然以是爲古且新吾寧不古不新也讀使
君集蓋深有契于余所云由斯以彈不佞即主即元
美伯矣亦且株連夫文始于虞夏殷周降而先秦兩
漢濫觴于魏浸淫于六朝唐初以駢儷求工韓柳更
始至宋歐曾代起諸儒則以吾道鳴至東越而主良

知悉屏口耳文之變至是乎窮矣即後有作者不師古則師心寧詎能求古于科斗之前求新于寄象譯鞆之外故能敝不新成玄聖所慕日新盛德素王蓋備言之要之未始有新也者則古者不耐不新既始有新也者則新者不耐不古莫非古也則亦莫非新也乃今則以師古爲陳言而不屑也即左史且羞稱之以師心爲臆說而不經也庭廡之下距而不內楚失而齊未爲得將安得亡是公邪余覩使君所爲文受命六籍而叅謀于諸儒辭各指其所之猶之部伍時而秦漢時而韓柳歐曾古者斥雷同新者去雕幾

其稱先王則古昔大都積和順而發英華以是命不
佞爲前驅可幸無罪如必曰與其爲今人古且新也
寧不古不新不佞未免爲今人將甚慙于粵君子使
君尚友者何也願陳無當之言質之

古樂苑序

昔虞命典樂求端于詩詩三百其皆樂乎魯仲尼正
之矣上之遺佚襍出不肄樂官下之靡靡波流往而
不反漢猶近古衍之爲郊廟燕射鼓吹橫吹相和清
商之辭五帝三代之遺音廬有存者六朝同源異委
去漢徑庭唐以輓近傳之去古燕郢要以由前則主

事由後則主辭主事則質有其文主辭則以文減質此其大較也樂府出郭茂倩務博綜以求全古樂府出左克明務典要而近古各有所當殊塗同歸風雅翼出楊用脩比于樂董董耳至馮汝言詩紀出傾九府而縱觀始帝世而終六朝悉在司會方之茂倩則無不該擬之克明唐亦無預溢目盈耳業已足多第載樂府什三聲詩什七脫非易牙爲政孰辨澠淄古樂苑出梅禹金斐然博雅君子居常操七略擘百家不佞願爲多財宰矣乃今所輯密于郭張于左拓于楊核于馮蓋自土鼓簫柷控褐祝敢以至齊竽秦缶

甯角絃笙百部具陳不遺一呖由唐下達姑俟更端
合之網舉目張金聲玉振猶決析津窮瀛海豈不洋
洋乎哉即楚左史鄭公孫不加博矣司理呂玉繩相
視莫逆校而版之宛陵猥云不佞由禮樂起家則過
新都問序不佞且老逡逡退讓未遑禹金有事澤宮
將報命執秩一介三至申之以疇昔之言顧不佞不
能詩又惡知樂竊惟說詩易說樂難詩猶解頤樂則
恐臥非說樂之難也論其世則難盡其變則尤難蓋
自其異者觀之有族有祖惡乎異自其同者觀之曰
采曰流惡乎同浸假顧名思義或合或離審聲知音

若遠若近藉第令取節寧詎能待春容盡條貫哉說
者求之著與不著之間則景之罔兩也求之合與不
合之間則九方臯之牝牡驪黃也求之解與不解之
間則鷦鷯之雷聲象罔之玄珠也如其文辭而已矣
將無害乎雖然皮之不存毛將安傳惡能去辭千金
之裘非一狐之腋寧不求備即求備宜莫如禹金蓋
府言藏苑言積禹金之苑其上林乎不佞非司馬材
何敢以前茅進于時胡元瑞見客既卒業而多禹金
廣大精微無遺憾矣明公尚古而右漢先得我心與
漢代興則王長公在豐沛以降此其崛起者與元瑞

深于詩固宜知樂元美已矣昔嘗推轂禹金安得起
之九原是爲玄晏不佞且避席矣禹金又言玉繩既
召鼎祚亦有所櫻心幸而蕭守君吳相君朱相君相
與程督之始告成事今而後乃知中和樂職不在益
部而在宛陵盛矣美矣

潛江袁氏家譜序

史遷作帝王本紀夷考世次不亦鱗鱗乎哉百世五
世大宗小宗周道備矣迄于六代率以門戶相高諸
閭右世家各譜其族上之天府唐宋而下公譜廢而
私譜興彌文滋繁本實揆矣我 國家覈民數籍夫

家厥有版籍第離合不相攝本支不相蒙諸譜或爲
名高略綜核而詳傳會要以三五之所自出何可勝
原衣短後而冠切雲其何以佗鄙縣禮曰人道親親
也祖由此而尊宗由此而敬族由此而收自仁率親
無遺親矣如將浮慕顯者援不親以爲親天親不可
以人爲是二本也天之生人也果二本乎哉袁使君
起家潛江以族著雲土昔在外傳年始髫則之祖居
一筴蒙塵徑寸振而起視得曾大父大父名奉而奏
家大人此何筴家大人者贈吏科給事中故隱君子
也贈公批而手讀則吾家世系幸存手澤出先叔父

貢士公宏表之文獻在茲矣孺子善藏之策異日者
脩其業而畢之使君唯唯歲甲子使君與計偕歸則
挾仲氏與俱仲補縣諸生名國相則以世澤不可闕
父命不可方家乘不可無徵幸有餘力不可廢時怠
事將爲家譜壹稟於舊章十世可知務在傳信于是
尊德清公爲別祖至安斌安珍竝起分東西枝自別
祖迄于使君凡十有一世蓋貢士公所次論其世者
可得而詳則以東西支分上下卷各先以總圖重本
始也繼以各圖明親疎也繼以世次序長幼也其宗
法則秉周禮其世次則倣歐蘇必信而傳必徵而信

禮之善物也顧歐譜不書生歿今不一書蓋原始與終人道竭矣有夫婦而後有父子禮義始有所施梱內不書一何略也姓氏生歿今不一書蓋偕老之義存焉庶無負于同穴繼室則附之後改適者削勿書妾有子則旁書之無子則否丈夫無子則書止無子而夭則書殤有子而夭則書早世蓋寓臧否于筆削較若懸衡楚書于是乎有袁氏譜矣昔獻吉之譜李氏褒然名家蓋取法于周取裁于史約而直簡而嚴作者未之或先也景叔之譜喬氏殆亦肩隨之其族浸蕃其筴浸溢惡能爲此規規也使君受之宗祏命

之嚴君攷之先民參之獨斷無蔓引無費詞無虛張
無溢美原原本本若江漢之朝宗秦晉同盟楚代興
而爲鼎足乃若躋躡墟墓閔焉若敖氏之鬼履雨露
而畢祭之本之怵惕之心䟽逃必逮則仁親者之能
事也使君入侍禁闈出蒞監司五陵六郡之民莫不
怙而父之族而祖之矣顧其時何時也兵荒疾疫有
衆無如使君隱之若恫瘝懷之若襁褓卒定疆事弭
兵端哺齧齧肉白骨蓋子民如父母而仁行乎其中
必如是而後得民深則仁之發也夫愛百姓安庶民
而后可以興禮樂本之自親親始是曰禮經語曰親

親而後仁民觀於使君之譜而信

五嶽山人尺牘序

尺牘辭命之流也孔子自道未能脩辭之謂文文則
吾猶人矣文辭一軌也同歸而殊塗文勝則害辭辭
不達則文無當辭尚體要故其法嚴厥有左氏辭各
指其所之故其義較著厥有李斯賈誼鄒陽司馬遷
要之陳辭務盡忠屬辭務盡意文在其中矣辭畢用
也而尺牘之體稍與文殊猶之竹然猗猗乎其筠也
與草木殊猶之魚然悠悠乎其泳也與鳥獸殊猥云
摠摠闐闐區以別矣今之善爲尺牘也者文也非辭

也其未盡善也者則文之疵也非辭也斯議也元瑞嘗發之其言曰弁之文霸矣其尺牘則辭函之文工矣其尺牘則辭夫豈不賅此其一體也不佞唯唯否否君獨不聞陳玉叔邪玉叔有五嶽集不佞序之龍君御合之爲二酉集不佞序之不亦多文乎哉富矣富矣凡諸尺牘具二集中玉叔揭而示之閩則敬美序矣敬美竝齒不佞服之兩驂不佞故詘于辭何足以當季孟其稱玉叔則至言也玉叔之尺牘亦辭也不斬文而文小言之則其節短不失其嚴大言之則其說長不失其疏達而信觀者若涉淇澳無論芝蘭

之室桃李之蹊若俯濠梁無論羽獵之觀鴻鴈麋鹿
之樂孟公以降敬美多之顧其辭浸纖又或一道不
佞以通家習玉叔其人骨鯁洋洋有國士風其志壹
其氣充其材直之無前有如莊生之杖故其辭以質
直爲政而各適其短長門人吳師古梓之秣陵知辭
矣師古復抵不佞爲序且曰善言必三夫空谷應聲
其神不灰不佞之辭窮矣玉叔擊之踊之概以善言
于不佞何有

朱鎮山先生集序

夫世有升降道有污隆宜無當於文文於是乎足徵

矣文以經世則其道行其世則虞夏商周其文則謨
命訓誥其人則臯陶益稷伊傅周召其道則同德同
心經世之文是曰大業降及後世則漢賈晁唐魏陸
庶幾乎什一近之抑或資不逢世作者託於文以自
名其世則周秦漢魏六代三唐其文則史傳聲詩詞
賦其人則左屈蘇李枚馬班楊曹阮李杜其道則美
斯愛愛斯傳振世之文是曰不朽觀于人文以論其
世文在茲乎有宋諸儒削雕爲朴猶之大圭大輅質
有其文故世喪道則道爲癢疣道喪世則世爲唐肆
世道交喪則文爲虛車以此言文文之祗也 高皇

帝嚮文學婺括並興其一出奇其一務博律以經世
則其優爲爰及孝宗名家間作孰爲嚆矢北地先
鳴儀封家藏庶幾具體非其至者也世宗立十年
所大司空起家萬安始令婺源則先正故里緣文學
飾吏治迄今猶聞絃歌既入蘭臺典司禮樂遂持功
令蒞閩海吾道於是乎南歷御史中丞都海岱而監
齊魯入爲少宰佐天官會大治漕河上命少宰衡
以大司空受事平成底績穆宗召入爲部尚書昔
在治河金吾緹騎箠相及察堅瑕覘失得乘遽以聞
太上獨秉明威莫不震懼大司空皇皇在事百工受

成條上便冗如指諸掌入掌邦土將作未及息肩外
戚中官席尚方以撓典守即爭臣以水投石如不入
何大司空惟自獻爲孳孳如石投水讜言入告率虎
已聽之夫豈量而後入哉其諸不戒而孚者也在漕
在部諸疏則先後授之梓人大宗伯及先生門業已
序矣先生有子光祿集先生詩八卷文十二卷版而
傳之陳婺源爲光祿門人領剗剗之役則以先生於
民社爲舊令尹于師門爲王父師司馬故侍先生同
朝相與莫逆惟茲文事爲政司馬宜於是乎有言昔
在分曹余嘗奉先生之教當世作者代起無若三家

濟南江左新都並駕而方北地老夫故習濟南江左
乃今幸得新都余避席而言先生過矣三人者族工
耳何敢望工師彼將有事清廟明堂左右繩引大者
爲梁爲棟次者爲榱爲桷爲椳爲題下者爲城爲平高
者爲極族工攬指退矣焉能爲有無吾見其爲雕鏤
爲刻畫吾見其爲丹堊爲綺䟽此大匠之緒餘居肆
者之臣虜也故經世者謨謨明者壹稟于道也名家
者技技精則進於道矣而不耐不單吾黨方以經世
斬先生非直名家而已乃今卒業不渝平生之言則
其所對揚本之以禹益之心思濟之以賈生陸相之

典要則其所著論本之以宋儒之心得時出之以炎漢皇唐之弘詞以此經世則如羊角如扶搖以此名家則如干喁爲衆竅吾黨直以股鳴以脰鳴以翼鳴者耳惡能競金和而赴玉節乎哉是役也縣大夫倡之嫠人士羣然應之詩有甘棠歌有袞衣章甫皆是物也已焉哉先生之骨朽矣幸而不俱朽者存後死者有感于斯文九原其可作也

少室山房四藁序

王者有事名山大川公五嶽而侯四瀆有目者之所周覽有趾者之所周游則亦亭亭乎高洋洋乎大矣

乃若環齊州爲裨海環裨海爲瀛海吞嶽瀆者千百億于其中即離朱不能窮章亥不能步其殆無量已乎昔濟南先五子鳴江左猶然自下濟南非先秦兩漢不讀江左無所不窺一務研精一務博洽蓋通爲桓文矣余則以善爲濟南也者不必得一江左善爲江左也者不必失一濟南故推賢唯峨嵋而自比于滄海其言出於江左則亦由中始不佞以臆言之孰爲兩大蓋高者有畛大者無涯元瑞未及見濟南故嘗經其畛矣其嚮往江左直以爲百谷王江左之言曰自北地不貴多聞率屏載籍斯人寧賈吾勇殆且

先登余嘗程材於作者之林未可遽數推乎吾前齊得什二輓乎吾後其一足當越君子六千天假吾年吾願爲多財宰余遇元瑞東省方舟而入婁江少室山房初藁成長公序矣中道併出續藁屬余序之兩家之言不約而合諸賢豪目攝元瑞胡然俛得兩家後七年胥命嚴瀨乃更出別藁是爲詩藁內外編既屬序長公且屬余序余益多元瑞語具序中其年喪長公滄海劫矣元瑞西入白榆社相視霑襟既復出筆叢十編命曰餘藁應麟無所涉世第作一蠹魚老萬卷中墜而不僵此其沫也余受而卒業其該博視

詩數有加盖自十三經二十一史三墳二酉四部九
流以及百家莫不囊括刃解復屬余序余在不辭既
又曰往聞之長公獨與司馬竝建旗鼓茲惟司馬爲
政猶幸及于寵靈願奉盟言以冠四藁始余執業蓋
與濟南同功比歲一周迄秦漢以上止矣濟南高自
視嘗以其私語余彼其無饜爲目不爲腹藉令果然
望矣曾一嚮之未嘗吾弗旨也不佞唯唯及四部藁
出蓋睹日月而茂衆星即含譽終負代明又惡能左
江左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蓋自生民以來未之
有也楚鄭而下代有其人或博而無徵或徵而不作

西京或博異物或博陳言迄于通志通考諸編亦傳
千博近則成都博而不核弁山核而不精必求博而
核核而精宜莫如元瑞當之則千古自廢其諸搏扶
搖而契溟津者邪其取材也無非材其取法也無非
法能闔能闢能玄能黃能睢盱能萌芽能條忽能混
沌能雕能朴能純能常能正能竒能變能合能王能
伯能俠能儒左右無不有無不宜有之似之固其所
也余齒始彊而目有青蓋廢書餘二十年夙嗜三車
不一寓目竊惟天地一指也須彌一芥也默存而已
疇能進三大千善財得法文殊蓋躬歷之矣是則元

瑞之優爲也余何有焉元瑞避席曰余小子固中書
淫重以善病不嬉游不燕飲以爲常乃今橐不載書
七不問藥飲可盡斗酒游可盡宿春蓋託諸漫衍無
家思息趺于逍遙之國視四藁猶芻狗寧復藉之自
昧乎余灑然異之此至道之歸也語曰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過無方故化無方存無體故神無體第令過
不越跬步存不入窈冥化室神馳于道何有強名曰
道弇山今始得之信如元瑞言蓋亦觀其竅妙矣余
無以脩元瑞元瑞惡用余言

鷺林內外編序

大江以西故多善鳴者近在嘉靖鄒文莊以論道鳴
羣而和之大宗伯大司馬太史太常其選也 今上
嗣歷鄒爾瞻以建言鳴謬謬同聲六君子其選也兩
家各以鐘呂自饗而瓦缶游夏之詞顧論道非辭不
明建言非辭不達辭畢用也無寧以瑟廢竽乃今則
窾六以脩古鳴其曹蓋三歎已初窾六執博士業孳
孳古昔先王以彼其材雄視當世蓋成於性縱於天
得之方外之遊異人之遇既自公車應制坐拘格不
收主爵族視之授陽夏令日禺中畢吏事窮日之力
抱机緡書有詠必高有作必偉寓內喁喁嚮往不啻

鳳之下麟之游先是北面太原因質瑯邪請益瑯邪
有味乎其雋永一染指而屬屢則以賦擬江湘文擬
左莊秦漢古體近體縱橫六代出入三唐或合或離
若滅若沒旦暮千古出以天倪即起鍾期其言不易
褐夫家食浸久自絕大方之家窾六紹介而南挾策
申請昔者吾友亟稱歷下函中臨臯代興文在茲矣
褐夫耳視又惡能贊一辭第窾六新篇源源而出抑
或瑯邪不逮吾猶幸得縱觀富有日新目不及瞬非
降材殊也其氣則然揚子有言氣猶水也言浮物也
昔之論文者主氣吾竊疑其不然文由心生尚安事

氣既以心爲精舍神君之氣輔之後群動宰百爲則
氣之官殆非人力觀之歆器觸類可通虛則歆滿則
覆惟中正者得之此純氣之守也叱咤者其氣暴號
噉者其氣冲柔曼者氣濡彊梁者氣溢殆非魁桀果
敢之列惟直養壯哉氣壯則神凝神凝則機審相因
馴致理有固然木雞之走敵也虛憍不恃故壯丈人
之承蜩也用志不分故凝輪扁之斲輪也不疾不徐
故審且也山澤通氣而後天地合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而後萬物生大塊噫氣而後羣籟鳴將在行間一
鼓作氣而後三軍奮善用壯者蚩尤氏爲之折首防

風氏爲之陳尸夾谷爲之兵夷汾陽爲之退虜其稟
氣也正其役氣也壹軌于中行用罔者反之則共工
楚霸之所憑陵也瑯邪卒業厥有成言予觀上政府
二書歎詩五十首頌銘諸體論著諸篇直將睥睨六
虛磅礴四極發揚蹈厲摧泰岱而躡昆侖孰爲隆施
氣其韜也浸假斯文未喪猶得寓目于瑯邪殆將無
不然無不可矣莊生善御氣其言曰氣也者虛以待
物者也唯道集虛是謂玄牝是謂天地根是謂氣母
以此論道足以塞兩間以此建言足以輕五鼎以此
脩辭足以泣鬼神窮竅妙入溟滓出鴻濛惟所用之

耳此至人之道矣六故有異聞藉令廬陵臨川南豐
鼎立具在吾懼其未之辨也褐夫老矣無能曳長裾
而客大梁陽夏則今之文園顧安得枚叟耳

左傳節文注略引

十三經故有注春秋居其三三者以傳當經自左氏
始注左氏者以什數杜氏林氏特聞昔稱丘明素臣
二氏則其掌故也不佞經術蹇淺第求之離合之間
苟有概于中惡用勦說敦諸剗剔廢諸注而筆削之
或者核其不然毋示人以太樸浸假渾沌氏爲政斲
奚以觀即不佞未始有成心未之或改竊嘗評品左

氏挾之都市中元美肱篋見之耳語敬美其取材也
富其取法也精是足賅矣爰及斑白節文出焉徒屬
厭于割烹視醴薦則已儉是則小儒曲伎將見距于
大方之家周國雍守天官郎誦法左氏心視莫逆應
以同聲復節杜林之業以足之綱紀具在蓋約而達
庶而該譚者之善物也夫傳以翼經注以翼傳三而
廢一是余之闕也夫國雍爲之彌縫其益弘多矣經
猶鵬之翼也吾不知其脩傳其六翮乎注則傳之毛
矣毛羽未具疇能天蜚傳注何可廢也抑或秋毫必
察吹一毳而翔九天羽翼不存毛將安傳燧人氏殆

將燎之矣國雍博極載籍尤嫻于經安得起元美于
九原相與憑軾而寓目圖南而上有若垂天之雲則
國雍也

張太史贈言小序

故太史公新都產也居大梁顧命大司成新都而父
毋國其地四塞卜世蕃滋中原四達之區興亡在德
第慎所處耳乃大司成都文學侍從師南北成均即
進奉常典學如故有懷故土歲星再周茲奉簡書太
毋坐稽滯暑于時取道州里省視丘廬郡縣大夫或
接輿或負弩鄉大夫郊勞凡十餘曹都人士堵觀如

羽族之覽鳳德遂登白岳謁玄君祝休明介聖善決
旬畢事乃命朝車往大司成日就不佞喁喁乃今不
失望矣昔張仲孝友小雅多之二佞得詩若干篇竊
效村社迂鼓諸同聲者在相與歌儻之

二游草序

明興經術爲政故左聲詩 孝武以來駸駸右矣嘉
隆則東南蔚起風雅在焉浙江爲百谷王蓋人文數
也顧希聲間作卒以經術先鳴往余與元美同朝始
得舜舉舜舉朝太僕而夕司馬不啻壇坫之奉桓文
與之言詩悉中肯綮叩其所自得恂恂若不耐言異

日者賈勇先登必其人也及余以寧親得請舜舉守
在蘭臺適金吾小有言謫邊邑尉浮沉郎署亦越十
年邇進藩臬下大夫南出粵北入晉出則操功令都
儒宗入則治軍興備邊境周游幾五千里稱詩幾五
千言猶之龍章鳳儀得鱗羽可概見乃今元美已矣
余亦絕境外交舜舉自閩致書蕪二游草猥云索居
久矣願受繩墨之言其時則分部福寧余故治兵地
也聞島夷將大舉先聲薄閩舜舉坐而籌之殆將賦
詩卻敵居有頃行邊使者出山西舜舉乃從量移得
代行矣余聞之古昔詩窮而工又嘗聞之先聖先師

詩可以怨夫風雅之變類多隱約之思當其放逐流離死積而颺發猶之雷伏而奮蟻屈而伸不斲工而工則鬱鬱者之爲也不得不耐無怨已怨則憤故多溢怒之辭懷沙之忠履霜之孝至今誦之要其歸則憤矣舜舉自南宮見坐隸邊鄙旅市朝即南海山西退然從大夫後不可謂不窮矣及其登高而賦結客而吟高則羅浮太行廣則河汾滄海莫不本之以溫厚出之以和平取材於六代三唐取法於濟南江左時而慷慨時而春容颯颯乎治世之音怨于何有閨草雖未及見殆將探赤水而得玄珠是行也卻而不

前乃復遭其窮矣陶陶然欲遂其志憤憤不入于心業於是而益工司命氏將爲舜舉地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誰怨乎東歸而吊瑯琊願以斯言質元美

圓通懺引

蓋聞心生法生心滅罪滅懺悔明心馴致圓通夫罪根于無明延于無始蓋藏則日長呈露則日消要之罪性本空法輪常轉心無拘礙法亦坐忘此入室之應門當門之中闕也懺法肇于天監普利衆生尚矣第稱名割裂果報煩苛琬琰足徵瑕瑜不掩至於水懺又其波流若彌陀若華嚴若金光明若

千佛大率轉經皈命求佛前除各指所之莫爲適主
維圓通懺演楞嚴經混合刹塵圓融宇宙近取六根
六塵六識是爲十八界加之七大摠爲二十五圓通
由化身而顯法身從俗諦而歸聖諦以聞而入則觀
自在先登即相爲空則憍陳那首舉心心鏡智聖聖
燈光學人膜拜揚聲默存作觀由是一真無間萬始
同宗諸相皆非諸漏俱盡是爲佛頂其何以加誨公
負杖度門揚舲覺海佩二宗之心印屏三藏之言筌
既而胥命園林互爲龍象聞言莫逆刻日竟成爰命
良工布之大衆竊惟二時功課較若同聲哀益名言

率由名德第多岐則眩取節則支雖云殊塗同歸猶之百川四海其在初學難與達觀誠能夙夜于茲課五而功什矣

白社尋盟小引

往同社祖宰公於嚴陵不佞爲長茲由廣文進國子博士乃復胥命嚴陵執手江干悲不勝喜宰公視蓬累猶駕也不待百勝而肥彼其憔悴江潭一何褊也浸假宰公得意不失一尚書郎乃今在泮在雍壹以文學爲吏治其官左矣天顧右之以文誠有味乎道腴安事芻豢肥可也肥可也余年力衰矣即二三作

者亦近崦嵫宰公未及罍中厥有官守重以龍蛇自
任儻然不入于心勗哉茲行文在茲矣昔人以市朝
爲大隱宰公其托之陸沈乎瀕行則奏一卷以當雷
文願僕夫佩之以呵不若時同行者爲吾弟仲淹劉
生子矜自婺至者爲方山人翁恬胡孝廉元瑞蓋五
人也

太函集卷之二十六